

MOMENT

鲜创意时尚 | 主题书系
Fashion design series

MOMENT

早安
寄信人



浅白色
主编

我在台风来袭的失眠夜里
想起你，
风的形状被雨水
印在玻璃上，
像我曾经写给你的信，
模糊又真实。

大众文艺出版社

MOMENT

早安
寄信人



浅白色
主编

我在台风来袭的失眠夜里
想起你，
风的形状被雨水
印在玻璃上，
像我曾经写给你的信，
模糊又真实。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MOMENT·早安·寄信人/浅白色主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0240 - 553 - 0

I. M… II. 浅…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216 号

书 名: MOMENT·早安·寄信人

主 编: 浅白色

责任编辑: 杜廷广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Prelude

我在台风来袭的失眠夜里想起你，风的形状被雨水印在玻璃上，像我曾经写给你的信，模糊又真实。

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贴了邮票，信封却没有写上地址。

它存在旧书柜的抽屉里。

那是晦暗长路中一线稀微的光芒，那是漫长旅程里一盏熠熠生辉的路灯。

我在台风过后的微亮清晨里想起你，记忆的形状被字迹留在信纸上，像我们之间早已经不知去向的过去，迟缓又清晰。

如果找到当年那个墨绿色邮筒，你会不会将记忆投递？

早安，寄信人。早安，曾经遗失的自己。

[Prelude] • 1

[letter] • 1

早安,寄信人 By 浅白色

[map] • 29

有没有一张藏宝图,能让我找回你 By 恋上一滴泪

[score] • 51

给你全世界的日出 By 苏乔

[jewelry] • 79

恋人未满 By 小宝

[postcard] • 101

心如折纸 By 柒小姐

[pic puzzle] • 121

逆风飞行 By 禹翊

[lamp] • 143

他的浮华绘 By 曹宓儿

[daisy] • 163

雏菊 By 米小加

[diary] • 199

喜宝 By 颜七七

「早安，寄信人」

By 浅白色

时间仿佛一场巨大的欺骗，
将那些无法动摇的回忆变得越来越遥远。

早晨七点二十分，我离开公司。

从深冬到初春的过渡几乎没有痕迹，只是天逐渐亮得早了，空气拂在脸上的刺痛感慢慢减淡，阳光从凛冽的一缕一缕变成柔和的一片一片。接触到光亮的那一刻，眼睛习惯性地一酸。这才想起前天来上班时忘了戴太阳镜。

地铁入口，自动扶梯带着轻微的震动往下缓缓滑行。行人和景物从我视线里平缓地掠过，耳边来回响着有规律的电子噪音，就像午夜电视节目结束后伴随满屏幕雪花点时的声音。地铁列车驶来，隧道里呼啸的风声像被压扁了一般，钻进听觉麻木的耳朵。听见语音报站的标准女声，我不自觉又下意识地在脑海中逐字逐句地反复回放服务语音，一直到下一站，脑海里换成另一段报站语音的循环。

清晨的车厢里，很多条音轨在跳动：打电话的人声，交谈的人声，粗重的呼吸声，移动电视的电流干扰声，偶尔划破空气的咳嗽声……我闭上眼睛，轨迹各异的波形从眼前高高低低地滑过。

身边的世界顿时变成了无数线条，快速地收缩又舒张，相交又分开，直朝我压迫过来。

我提前两站下了车。

因为职业病，我已经习惯了这样落荒而逃的时刻：乘坐地铁、公交，走在人声鼎沸的商场、街区……

我能够努力忽略声音的来源，却无法阻止它们钻进我的脑海不断循环。

我是一名 ADR 剪辑师——ADR 代表 Automatic Dialogue Replacement，就是在电影和电视剧后期声音制作时决定哪些对白需要补录的工作。每到不得不自我介绍的场合，我总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自己的职业：不是音效剪辑师，不是配乐剪辑师，不是混音师，不是特殊音效师，不是 ADR 混音师，我的工作是一句一句甄别哪些对白在拍摄时没有录好，需要演员对着屏幕上的嘴型补录，而具体执行这项录制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这类问答的尴尬之处不在于听者常常混淆，而在于对方其实并不关心这些细微的区别，只是出于礼貌而继续问下去，做出想要了解你的确切职业的关切姿态而已。提问之前毫无兴趣，听过之后依然迷茫。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联都是从善意的虚伪开始。

如果无法忍受虚伪，就不可能获得更多真诚。我相信这一点，却依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

这已经是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

自从以声音为职业，我就开始明白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毫无声响的时刻。哪怕是夜深人静，听觉也会被自己内心的喧嚣占领。

每每取下耳机、结束长时间的工作，回家路上都不敢开车，更惧怕出租车司机师傅的热情搭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又总是落荒而逃。

所有声音在此时此刻都是种负担，就像在盛夏的太阳下吃火锅——我无法否认它美好的部分，却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刺激。

所幸这种短暂的不适感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消失，我马上又能像正常人一样散步、逛街、看电影、听音乐，甚至偶尔还可以持续聊几十分钟电话。

步行回家的路大约还有两千米。我疲惫又轻松地穿过熟悉的街道、公园、人行天桥、清晨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商场。

寒意还很浓的初春，街边树木的叶子上都附着了一层轻薄而湿润的灰尘，朦朦胧胧地被日光描上一道边，不太纯粹的金色像晕开的水彩一样透过树叶的轮廓洒下来，在地面上投下隐约的影子。

马路上不紧不慢地塞着车，我在红绿灯前右转。

忽然听见有个单薄的女生在喊，裴皓！

那一瞬间，嘈杂的背景声从耳边隐去。人声夹杂着凉风从耳

朵里灌进来，“啪”的一声击中了某根神经。记忆像收紧的橡皮筋一样猛地往回弹开去。我回过头，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陌生少年端着两杯豆浆向那个女孩跑去。他们有点儿害羞地松松拉着手走在街边，边咬着豆浆吸管边看着玻璃橱窗里自己的影像。他们身上的短羽绒外套领口露出校服的拉链，拉链扣垂在颈前，随着步伐轻微地晃动。

我只是清晰地听到那两个字的读音。也许是裴皓，也许是裴浩，也许是裴灏，也许是……

裴皓，我已经很久没有刻意想起过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那些记忆不会因为频繁想起而更真实，更不会因为刻意忘记而消失不见。

在记忆中，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在清晨的街边牵手走路。

他像水一样从我记忆中冲过去，什么也没有淹没，什么也没有冲走，痕迹在阳光下很快就干了。连水蒸气的影子都不见。

回到家，我顺手将装着午餐的外卖袋扔在茶几上，钥匙隔着纸袋碰撞玻璃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进到洗手间往木桶浴缸里放热水，发现沐浴露用完了。

踩着卧室的沙发打开储物柜找大瓶沐浴露，下来时，身体一碰到沙发就忍不住躺了进去。迷迷糊糊中听见水流声，像雨声一样柔和又清晰。我睁开眼睛。睡去和醒来之间只隔了不到一分钟

的时间，独居多年，我开始学会在这样的时刻自己惊醒。

洗手间的木桶已经放了接近半缸水。我定好手机闹钟，试试水温，泡了进去。

只有在彻夜工作后我才敢泡澡。身边的热水和眼前蒸腾的热气总是让我呼吸困难，平时并不需要这种太消耗体力的运动，除了疲惫时帮助睡眠。

在浴缸里睡着，半小时后被闹钟叫醒，将换下的衣服按颜色分开扔进洗衣机，去厨房热午餐……我一边将这个固定流程再一次输入自己的大脑，一边逐渐失去感觉。

当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以独自完成，我根本没有机会问自己，是否需要另一个人。

“贺雅言？”

我取下大耳机转过头，看见裴皓正站在我右边。他身后是排满一整面墙的CD，日光灯的光线反射在透明塑料的CD盒上，看久了有种不真实的晕眩感。

“你在排队？”我把耳机递给他，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已经站在这里试听了很久，一直没感觉到身边还有人。

他接过耳机，却没有戴上，只是笑了笑，“没有，是刚才忽然看到了你。”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在这家街道转角处的小唱片店，他看到我在听 Joan Baez，我见他手上拿着一张玉置浩二的《重回安全地带》。

收银台前除了他外没有别人。裴皓微微低头结账，衬衫领口上方脖颈的线条柔和地延伸到耳后，被细碎的短发覆盖。墙边的展示架上挤满有棱有角的 CD，他背影的弧线、衣角的褶皱在那些方框前面显得那么饱满、真实又温暖。

“你现在是不是回学校？”他收好 CD 从收银台走回来。

他显然看到了我手里装满的购物袋。我点点头，“你也回去？”

“走吧。”他接过我手上的袋子，自然得像熟悉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推开门，发现傍晚的街上就已经亮起了路灯，沿着公路两旁细窄又笔直的绿化带，橘红色灯光一盏一盏在还未散去的日光里微弱地亮着。公交站牌下，我们被路灯和夕阳分别投出两个深浅不一的影子。潮湿的空气缓缓流过我们身边，这座南方沿海小城市的暮春充满迟疑优柔的美感。

车来了。他把我让到身前先上车，伸手抓住车门边的金属扶栏，这样一来，手臂就彻底护住了我身体两侧。上车的台阶只有三级，他跟在我身后，挂在臂上的购物袋垂下来，轻微地撞击我的小腿，我感觉长裤在那一瞬间被撞起温柔的褶皱，自己在这个气温不足二十度的傍晚微微出了汗。

公交车刚刚驶上跨海大桥就塞住了。空气湿润，没有风，装满人的车厢里格外闷。

“你热不热？”我从包里翻出纸巾递给他。

“谢谢。”他抽出一张按在自己额头和鼻尖，纸上透出隐约的水印。他侧身将纸投进后车门边的垃圾篓里，转回身来对我说，“我跟你换个位置，站我这边好像现在有一点儿风了。”

“还是不用了，男生应该比较怕热。”

此时，车开始缓缓地向前挪动了几米，引擎又停歇下来。

“打发时间，玩个游戏吧？”裴皓侧过头看着我。

“什么游戏？”我也转过头看他。车里很挤，他的下巴就停在距离我鼻尖处不到一厘米的地方。

他指指车窗外马路另一侧，“对面路没堵，我们就来记每一辆开过去的车的车牌号好了。每辆只许看一眼。”那么近的距离，他说话时我能感受到声音在他胸腔里的共鸣，好像某一段完美的音效里，低频忽然被加重，出现音染一般。

“好啊，我先来。”我一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扶稳旁边座椅的靠背扶手，向玻璃窗探过身去。

“头超过窗外算作弊！”

听到他说话我分了神，窗外一辆银白色的日系车开过。别说车牌，连车的样子都没看清楚。

我也开始加规则，“干扰对方也算作弊！”

说话间，窗外接连驶过几辆公交车。

“公交算不算数？”我边问他边踮起脚凑近玻璃去盯着对面的公交车尾。

裴皓也不看我，只是不紧不慢地报出一串号码。十一位数，13 开头。

“多少？”我扭头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脖子扭疼了。

他笑了笑，看着我不再说话，嘴角的弧线和细碎的发梢那么生动，在昏黄的夕阳里像一幅电影画面。

哪里有十一位数字的车牌号码？我脑海里，那串无意灌进去的数字不停地反复回转，一次又一次。我也看着他笑了。

海的味道混合着尘土的味道，在闷湿的车厢里微微发酵。

回到宿舍，我发短信给那十一位数字，“晚安，陌生车牌号码。”

短信提示音很快响起。

他说：“晚安，雅言。”

那个春末夏初的夜晚下了一场阵雨。白天还未散尽的温热气低沉地压下来，跟雨水碰撞出一片稀薄的白雾。窗外那些不知名的亚热带植物枝叶被雨水洗得发亮，在路灯下静默成饱满的影子。

我曾经以为，我一生都不会离开这座洁净、温和又湿润的城市。

海浪声由远及近袭来，带着鸟类拍打翅膀的声响卷进我的耳朵。

这是我的闹铃声。这段纯自然的声音是一位音效混音师朋友的作品，在去年的一次合作过后，她剪出几段自己录制的电影配乐送给我们作新年礼物。在这座干燥而过度进化的城市里，没有什么比简单纯粹更令人感动。我从 CD 里复制出这段音效，用作手机闹钟。

又一次从浴缸里醒过来，水温包裹着我的身体，额头上被蒸出一层薄薄的汗珠。

微波炉在“叮”的一声后停转，橘红色灯光瞬间熄灭。我端出快餐碗，揭开盖子，盖内爬满的蒸汽小水珠顿时朝倾斜的方向流下去，连成一条一条线。

我记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餐桌上吃饭。关于在家吃饭的记忆总是徘徊在电脑前、沙发里、床边、窗台上，一个人，不会有多余的碗碟，也不需要固定的位置。跟朋友之间的互访几乎都是外出吃饭，很少像主妇一样在家里为客人准备晚餐。

有过短暂的恋爱，却从来没有让对方进过我的家。

餐桌成了专门堆放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的酸奶和水果的储物台。

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生活有什么不好，只是感觉到，年龄越